

4

T 1682 / 1279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AN 30 1934



家範卷之八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嶠嵩嶧嶧嶮嶮

妻上

太史公曰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娥而紂之殺也嬖妲已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大任而幽王之擒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歟爲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順二曰清潔三曰不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姤四曰儉約五曰恭謹六曰勤勞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陽也妻陰也天尊而處上地卑而處下日無盈虧月有圓缺陽唱而生物陰和而成物故婦人專以柔順爲德不以強辨爲美也漢曹大家作女戒其首章曰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又曰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強爲貴女以柔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王女如鼠猶恐其虎然

則修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人之大禮也又曰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誠不可失也皆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雖以賢文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夫叔妹者體敵而名尊恩踈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



姑矜善而夫主佳美聲譽曜于邑鄰休光延於父母  
若夫蠢愚之人於叔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  
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  
美隱而過宜姑忿而夫愠毀訾布于中外耻辱集于  
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  
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  
于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兼斯二者足以  
和矣若此可謂能柔順矣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  
不改故忠臣不事二主貞女不事二夫易曰柔順利  
貞君子攸行又曰用六利永貞晏子曰妻柔而正言  
婦人雖主于柔而不可失正也故后妃踰國必乘安  
車輜輶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內飾  
則結紉綢繆

在內親身衣服也常結紉以自纏顏師古曰組紐  
之屬所以自結故也

野處則帷裳壅蔽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也詩云自  
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適主也故婦人夫不在不爲容飾禮也



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姜氏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  
誓而不許作栢舟之詩以見志

宋共公夫人伯姬魯人也寡居三十五年至景公時  
伯姬之宮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  
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待保傅之來也保母至矣  
傳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不從遂逮  
於火而死

楚昭王夫人貞姜齊女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  
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  
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  
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  
符則恐後矣夫人不從于是使者反取符未還則水  
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

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  
之女曰夫人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  
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  
得去終不聽

梁寡婦高行榮於色而美于行早寡不嫁梁貴人多



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妾守養其幼孤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今慕貴而忘賤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童孤也王之求妾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于是相以報王王大其義而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乃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紉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夫行時屬妾以供老母妾既許諾之矣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于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孝文皇帝使使者賜黃



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

吳許升妻呂榮郡遭寇賊榮踰垣走賊持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恐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沛劉長卿妻五更桓榮之孫也生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矢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他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

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以之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尔宗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娶縣邑有祀必膺焉

渡遼將軍皇甫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娉以駟輜百乘馬四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



靡何有不行于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  
羗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  
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  
敢欲行非禮于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  
縣鞆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  
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魏大將軍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  
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  
斷髮以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

兩耳居止嘗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  
書與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  
執義又曹氏無遺類糞其意阻乃微使人諷之令女  
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計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  
令女于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  
語不應發被視之流血滿床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  
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  
至辛苦迺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  
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



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  
吾豈爲乎司馬宣王聞而嘉之聽使乞子養爲曹氏  
後

後魏鉅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  
湛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  
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于黃壚耳  
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借老  
有志不從盖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顧當以  
身少相感永深長徃之恨俄而溥卒及將大歛房氏  
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  
血滂然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于  
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  
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時子緝生未十旬鞠  
育于後房之內未曾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坐  
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母尚有異議  
緝竊聞之以啓其母房命駕給云他行因而遂歸其  
家弗知之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來追房哀歎而不  
反其執意如此



滎陽張洪祁妻劉氏者年十七夫亡遺腹生一子二  
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養奉率禮無違兄矜其少  
寡欲奪嫁之劉自誓不許以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者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  
少喪哀傷過禮蔬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  
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隋大理卿鄭善果母崔氏周末善果父誠討尉遲迥  
力戰死于陳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睦欲奪其志母抱  
善果曰婦人再無適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

兒弃兒爲不慈背夫爲無禮寧當割耳剪髮以明素  
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遂不嫁教養善果至于成名  
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  
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閭  
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家

韓覬妻于氏父實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于覬雖  
生長膏腴家門最貴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  
之年十八覬從軍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朝  
夕奠祭皆手自捧侍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欲



溫公家範  
嫁之誓不許遂以夫孽子世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  
已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以後唯時或歸寧  
至于親族之家絕不往來有尊親就省謁者送迎皆  
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隋文帝聞  
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爲節婦閭

周號州司戶王凝妻李氏家青齊之間凝卒于官家  
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  
封止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  
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

仰天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耶不  
可以一手拜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  
聚而嗟之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  
爲賜藥封瘡卹李氏而答其主人。若此可謂能清潔  
矣



家範卷之八終

家範卷之九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爨嵩嶧嶶嶮嶮

妻下

禮自天子至於命士媵妾皆有數惟庶人無之謂之

匹夫匹婦是故閔睢美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慕

窈窕思賢才而無傷淫之心至於樛木螽斯桃夭芣

苢小星皆美其無妬忌之行文母十子衆妾百斯男

此周之所以興也詩人美之然則婦人之美無如不

妬笑



晉趙衰從晉文公在狄取狄女叔隗生有文公死國  
以女趙姬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角與其  
母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得寵而忘舊不義好新而  
漫故無恩與人勸於隘尼富貴而不顧無禮弃此三  
者何以使人必逆叔隗及角來姬以角為才固請於  
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凶子而已  
下之

楚莊王夫人樊姬曰妾幸得備掃除十有一年矣未  
嘗不捐衣食遣人之鄭衛求美入而進之於王也妾  
所進者九人今賢于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妾  
知妨妾之愛奪妾之貴也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奪王  
之寵哉不敢以私蔽公也

宋女宗者鮑蘊之妻也既以養姑甚謹鮑蘊去而仕  
於衛三年而娶外妻焉女宗之養姑愈謹因往來者  
請問鮑蘊不輟賂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妙謂女宗曰  
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妙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  
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貞順者婦  
人之所寶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哉若抗夫室之好



溫公家範 卷之九  
苟以自榮則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妻妾十二諸  
侯九大夫人三士二今吾夫固士也其有二不亦宜乎  
且婦人有七去七去之道妬正爲首妬不教吾以居  
室之禮而反使吾爲見棄之行將安用此遂不聽事  
姑愈謹宋公聞而笑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漢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也年十三選入太  
子宮接待同列先人後已由此見寵及帝卽位常以  
皇嗣未廣每懷憂嘆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  
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未幾立爲皇

后是知婦人不妬則益爲君子所賢欲專寵自移  
愈疎矣由其識慮有遠近故也

後唐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  
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  
常爲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  
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  
莊宗太祖奇之及莊宗卽位冊尊曹氏爲皇太后而  
以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  
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曹獲沒于地以從先



君幸矣他復何言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  
居長壽宮太妃戀陵廟獨留晉陽太妃與太后甚相  
愛其送太后往洛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成疾太  
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病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  
莊宗泣諫群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  
哀不飲食逾月亦崩莊宗以妾母加於嫡母劉后猶  
不愠况以妾事女君如禮者乎若此可謂能不妬矣  
葛覃美后妃恭儉節用服浣濯之衣然則婦人固  
儉約爲美不以侈麗爲美也

漢明德馬皇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  
請望見后袍衣粗疎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  
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性不喜出  
入遊觀未嘗臨御窓牖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園雉  
宮希嘗從行彼天子之后猶如是况臣民之妻乎  
漢鮑宣妻桓氏歸侍御服飾著短布裳挽鹿車  
梁鴻妻屏綺縞著布衣麻履操緝績之具

並見夫門

唐岐陽公主適殿中少監杜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



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  
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悰爲澧州  
刺史主後悰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犬馬數百人  
供具主至從者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鬪葺約所至  
不得肉食駟吏立門外舁飯食以返不數日間聞於  
京師衆譁說以爲異事悰在澧州三年主自始入後  
三年間不識刺史所屏彼天子之女猶如是况寒族  
乎若此可謂能節儉矣

古之賢婦未有不恭其夫者也曹大家女戒曰得音  
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  
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  
專心正色禮義貞潔耳耳無塗听目無邪視出無冶  
容入無廢飾無聚群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  
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

陝輸不定貌

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  
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是以冀缺之妻饁其夫  
相待如賓梁鴻之妻饋其夫舉案齊眉若此可謂能



恭謹矣

易家人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詩葛覃美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工爲締綌服勞辱之事采蘋采繁美夫人能奉祭祀彼后夫人猶如是况臣民之妻可以端居終日自安逸乎魯大夫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乎惧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母嘆曰魯其忘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也王后親織玄統

玄統冠之垂前後者一云統所以懸瑱當耳者也

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纒

既織統復加之紘纒也紘纒之無縷者也從下而上不結纒冕上覆之者也

卿之內子爲大帶

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

命婦成祭服

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也

列士之妻加之以朝衣

列士元士也既成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



之士皮弁素績諸侯之士玄端委貌

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

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也

社而賦事蒸而獻功

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蒸蒸而獻

五穀布帛之屬也

乃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

辟罪也

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

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

先人耳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惧穆伯之

絕嗣也

漢明德馬皇后自為衣袿手皆瘃裂皇后猶尔况他

人乎 曹大家女戒曰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

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勤也若此可

謂能勤勞矣

為人妻者非徒備此六德而已又當輔佐君子成其

令名是以卷耳求賢審官殷其雷勸以義汝墳勉之



以正鷄鳴警戒相成此皆內助之功也自塗山至于太姒其微風著于經典無以尚之周宣王姜后齊女也宣王嘗晏起后脫簪珥待罪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滯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后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故鷄鳴樂擊鼓以告旦后夫人必鳴珮而去君所禮也

齊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之不聽

楚莊王初即位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鳥獸之肉三年王勤于政事不倦

晉文公避驪姬之難適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卒成霸功陶大夫荅子治陶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妻數諫之荅子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



海公家範 卷之九  
妻獨抱兒而泣姑怒而數之曰吾子治陶五年從車  
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婦獨抱兒泣何其不祥  
也婦曰夫人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  
謂積殃昔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而國富君敬之  
民戴之故福結于子孫名垂于後世今夫子則不然  
貪富務大不顧後害逢禍必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  
遂弃之處期年荅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以老免  
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

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  
聘迎之於陵子終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我  
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于前子意可乎妻曰  
夫子織履以爲食業才辱而無憂者何也非與物無  
治乎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  
容膝食方于前所飽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  
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吾恐先生之不  
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與相逃而  
爲人灌園

漢明德馬皇后數規諫明帝辭意款備時楚獄連年



不斷囚相証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爲思所納卒多有降宥特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于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不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于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

也妻乃引刀趣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蚕繭成于機杼一絲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終還業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

吳許升少爲博徒不治操行妻呂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嘆曰命之所遭義無



離二終不肯歸并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  
唐文德長孫皇后崩太宗謂近臣曰后在宮中每能  
規諫今不復聞善言內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此  
皆以道輔佐君子者也

漢長安大昌里人妻其夫有仇人欲報其夫而無道  
徑聞其妻之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爲中  
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  
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于世欲以身  
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新沐束首卧則是矣妾

請開牖戶待之還其家乃譎其夫使卧他所因自沐  
居樓上束首開牖戶而卧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  
明而視之乃其妻首也仇人哀痛之以爲有義遂釋  
不殺其夫

光啟中楊行密圍秦彥畢師鐸揚州城中食盡人相  
食軍士掠人而賣其肉有洪州商人周迪夫婦同在  
城中迪餓且死其妻曰今饑窮勢不兩全君有老母  
不可以不歸願鬻妾于屠肆以濟君行道之資遂詣  
屠肆自鬻得白金十兩以授迪號泣而別迪至城門



溫公家範  
卷之九  
以其半賂守者求去守者詰之迪以實對守者不之  
信與其詰屠肆驗之見其首已在案上衆聚觀莫不  
嘆息競以金帛遺之迪收其餘骸負之而歸古之節  
婦有以死殉其夫者况敢庸奴其夫乎

家範卷之九終

家範卷之十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鏘嵩嶧嶧嶧嶧嶧

舅甥

舅姑

婦

妾

乳母

舅甥

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及而



法公家範 卷之十  
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  
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故作渭  
陽之詩

漢魏郡霍諝有人誣諝舅宋光于大將軍梁商者以  
為妄刊文章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  
奏記于商為光訟寃辭理明切商高諝才志即為奏  
原光罪由是顯名

晉司空郗鑒頰邊貯飯以活外甥周翼

見伯叔父門

鑒薨翼為刻令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此皆舅甥  
之有恩者也

舅姑

晏子稱姑慈而從婦聽而媿禮之善物也

禮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  
不可愛此而移苦於彼也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

庸之為言用也

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



怒譴責也

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表猶明也猶為隱之不表明其犯禮之過也

季康子問于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

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

能勞能自卑勞貴而不驕也有繼子孫不廢也

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

之不幸夫婦學于舅姑者禮也

唐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

姑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

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承國家

之美耳遂與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親執笄行盥饋

之道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婦禮

自珪始也

笄之為器似管以竹或葦為之衣以青繒以盛棗

栗段脩之贊

婦

內則婦事舅姑與子事父母畧同



見子門

舅沒則姑老

謂傳家事于長婦也

冢婦則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

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

介婦請于冢婦

以其代姑之事介婦衆婦也

舅姑若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

婦無敢敵耦于冢婦

雖有勤勞不敢掉磬

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下冢婦也命爲使令

允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

婦事舅姑者也

婦將有事大小必請于姑

不敢專行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家事統于尊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悅萑蘭則受而獻諸舅  
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

或賜之謂私親兄弟

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

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  
之

曹大家女戒曰舅姑之意豈可失哉固莫尚于曲從  
矣姑云不尔而是固宜從命姑云尔而非猶宜順命

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

曰婦如影響焉可不賞

影響言順從也

漢廣漢姜詩妻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  
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後  
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隣舍晝  
夜紡績市玆羞使隣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  
姑恠問隣母隣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  
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



在

河南樂羊子從學七年不反妻嘗躬勤養姑嘗有宅舍雞鵲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他肉姑竟棄之然則舅姑有過婦亦可幾諫也

後魏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爲醞釀爲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首由已私釀張氏曰姑老抱患張王家事姑不知釀主司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文成

義而赦之

唐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人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

有姑獨在堂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幾至于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惧盧氏曰人所以異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隣里有急尚相赴救況在于姑而可委棄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每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吾今乃知盧新婦之心矣若盧氏者可謂能知義矣



詩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知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舜妻堯之二女行婦道于虞氏

唐岐陽公主憲宗之嫡女穆宗之母妹母懿安郭皇后尚父子儀之孫也適工部尚書杜悰逮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宜爲婦禮者不翅數千人主卑委怡順奉上撫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承奉大族時歲獻饋吉凶賻助必親經手姑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

羹主奉養蚤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既而哭泣哀號感動他人。彼天子之女猶不敢失婦道奈何臣民之女乃敢恃其富貴以驕其舅姑爲婦若此爲夫者宜弃之爲有司者治其罪可也

### 妾

內則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

人貴賤不可以無禮

妾事女君猶臣事君也尊卑殊絕禮節宜明是以綠衣黃裳詩人所刺慎夫人與竇后同席袁盎引而却



之董宏請尊下傅師丹劾奏其罪皆所以防微杜漸  
抑禍亂之原也或者主母屈已以下之猶當貶抑退  
避謹守其分况敢挾其主父與子之勢陵慢其女君  
乎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秦滅  
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其奉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  
守寡傅妾有子代後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  
謹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  
我不願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于

禮斥紕之人也而得留以盡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  
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  
便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邪公  
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  
不祥也夫人欲居外使婢妾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  
忠臣事君無時懈倦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  
少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  
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尔衆  
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傅妾退而謂其



海公家範 卷之十  
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修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處內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听夫人聞之懼遂許傳妾留終年供養不衰

後唐莊宗不知禮尊其所生爲太后而以嫡母爲太妃太妃不以愠太后不敢自尊二人相好終始不衰事見妻門

是亦近世所難

乳母 保母附

內則異爲孺子室于宮中

特歸一處以處之

擇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

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衆妾也可者傳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亡妾食乳之而已  
他人無事不往



魯孝公義保臧氏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  
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薨戲立  
長爲懿公孝公時懿公子稱最幼義保與其子俱入  
宮養公子稱括之子曰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  
而自立來公子稱于宮中入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  
稱衣其子以稱之衣卧于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  
抱稱以出遇稱之舅魯大夫于外舅問稱死乎義保  
曰不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  
保遂抱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以是請

周天子殺伯御立稱爲孝公

秦攻魏破之殺魏王誅諸公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  
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公子乳母與  
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識之曰乳母固無恙乎  
乳母曰嗟乎吾柰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  
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  
母倘知其處乎而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  
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  
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



臣曰今魏國以破亡族已滅矣子匿之尚誰爲乎母  
曰吁夫見利而反上者逆畏死而弃義者亂也今特  
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爲也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  
之非爲殺之也豈可以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  
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禽矣乳母遂抱公子逃  
于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  
爲公子蔽矢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君聞之  
貴其能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  
爲五大夫賜金百鎰

唐初王世充之臣獨孤武都謀叛歸唐事覺誅死子  
師仁始三歲世充憐其幼不殺命禁掌之其乳母王  
蘭英求自髡鉗入保養師仁世充許之蘭英鞠育備  
至時喪亂凶飢人多餓死蘭英乞丐拮拾每有所得  
輒歸哺師仁自惟啖土飲水而已久之詐爲拮拾竊  
抱師仁奔長安高祖嘉其義下詔曰師仁乳母王氏  
慈惠有聞撫育無倦提携遺幼背逆歸朝宜有褒隆  
以錫其號可封壽永郡君

五代漢鳳翔節度使侯益入朝右衛大將軍王景崇



濼公家範  
卷之十  
叛于鳳翔有怨于益盡殺其家屬七十餘人益孫延  
廣尚襁褓乳母劉氏以已子易之抱延廣而逃乞食  
于路以達大梁歸于益家嗚呼人無貴賤顧其為善  
何如耳觀此乳母保忘身狗義字人之孤名流後世  
雖古烈士何以過哉

夏縣梓匠衛守刊刻

家範卷之十終







